雙橋隨筆

二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富貴人宜勸他寛聰明人宜勸他厚待富貴人不難於有禮而難於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於有恩而又難於有禮以上數則皆眉公語也字字藥石拈出以為座右之銘

孝子褒城縣人以其家甚窶而所業卑既不自稱於人

人亦少稱之者故姓與氏無傳焉今稱孝子則據其行而名之實無忝云孝子居袞之宗家營以善築為業為人謹樸自守凡里中之為伍伯驵儈氣澆而習不端者遇之輒引避不與交片語諸人視之蔑如也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未嘗以卑賤迎人無昆季及室獨有母老矣僦斗室容膝奉母其中風雨晦明之際依依左右不少離惟受人直而傭勢宜往亦必負母以行至則與主人約但受已餐分其半飼母而別懷粔籹餦餭之屬以

斷也褎今為余友劉上于上于每對余異孝子事方欲褎其姓名傳之并旌其閭未幾上于謝事去而余亦鐫級歸矣孝子事恐遂無聞者因為作傳而其人之始終未悉以俟後人嗟乎世之抱至性砥行立德於人所不知之地而湮沒不傳者又豈獨一孝子也哉野史氏曰父母之愛其子有不欲其富貴而反欲其貧賤者哉乃妻子備而孝已衰至於陟高官擁厚貲廣廈曲房遨朋暱寵而寢門膝下愈少問安視膳之踪矣若孝子一窶

免不聽時方晝天宇澄徹無纖雲而日遽冥大風四起雷電交作沙礫擊人面瞥見火光中捽一人散髮裸形繞樹數匝而後擲下當是時人人惴恐皆伏地不敢仰視不知其為甲也俄而天霽甲母心悸既殞而甦掙地呼甲不得舉頭見木杪甲尸在焉燋頭爛額血肉淋漓乃知已為迅雷擊死矣噫嘻快哉以人子而欲溺其母此人中之梟獍罪不容誅者也而王法未加焉則世之敢逆其親而悍然不顧者復何所憚觀甲之事人心亦

可以寒矣雖然五刑之罪固莫大於不孝而不忠不孝如蠆如狼縱其身為禽獸行者蓋不少也安得盡借雷霆之威大索十日以儆其餘也哉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生最難得者兄弟家庭之間此二語宜時時在念而尤以善處婦人為急蓋婦人之賢者甚少其性愚而偏拗而不知理須調劑之而不致稍開骨肉之釁則實家之桂常妍而田氏之荊不悴矣至於五倫之內惟兄與弟共處最長相好無尤尤為至樂

昔吐谷渾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容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豺諭之曰汝曹亦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使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曹操所滅二事前車也

人可不思阿柴之言而乃蹈袁氏之覆轍乎哉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
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其事與郭巨
同韓退之所謂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者也明
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以食不愈禱於岱
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
之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母為長子三年
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絶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

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己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令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祖之議合於天理人情其立教於天下者可謂至當矣王祥後又有王延扣冰事則祥亦扣冰耳非卧也一字之悞遂為情理之所無而後人傳之以為不可信矣譽人而失之浮者其獘至此可嘆也

吾鄉野廟中多奉西楚霸王像出北門四十里而逢有

項山馬山之得名與人之所以祀之者未詳所自起明崇正間忽有見王使傳語地方為之重建者不數日而助貲之家遠近輳輻進香男女踵接如蟻意稍不虔輒致神怒數其靈異不啻喑啞叱咤千人俱廢時也然一郡之人奔走若狂僅匝歲而香火寂然矣據一時共駭以為神見於巫興廟之舉果出王意不知王固蓋世之雄也當烏江失道亭長艤船時雖江東足王而以父老堪羞甘心自刎此豈藉人口吻以祈血食者哉即曰魂魄

戀故鄉而大江以南通都大邑勝地名山何方蔑有皆可棲身衢地僻處東偏寂寞窮山又屬木魅山魈啼風嘯雨之境王即無依何心至此此皆村巫野祝造為神語以誑愚人迨賺錢入橐飽則思颺祇有木雕土塑之容淒然獨坐而已王如有知作僞之輩能不寒心而世之為其所誘者終不以為怪也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宋之韓范一時並著而范之鋒稜少露於韓韓公與范公常議西事不合范公竟拂衣去韓公從後把住其手

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雖剛愎自用者為之柴柵盡化而況范公乎又富鄭公因濮議與公及歐陽文忠公絶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公與歐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富公賢者而客氣未融乃爾亦不及公遠矣

收書於未梅雨時開閣厨晾燥隨即閉門內放七里香

花或樟腦不生蠹魚收畫於未梅雨時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晒晾令燥緊捲入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後方開匣須杉木椴木為之內不用紙糊并油漆以辟黴烝

宋璟為人剛直老而彌篤玄宗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

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
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
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守正不撓如此雖然稱病而歸在
公意誠快但難為終席盡飲之客如張說源乾曜輩不
成顏面耳
古之大將仁敬和厚未有如宋曹彬者位兼將相不以
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知徐州時有吏犯法罪既具案逾年而

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詬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閣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其性如此故其下江南也與諸將焚香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嗟乎均是人也而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有如是者彼人頭羅刹鬼面

夜叉則以殺人為笑樂夫上天非好生者乎何不盡殄若輩使人人得以全其生而一旦浩刼重逢黑灰賍眼一世之人如在刀山血海中則惟願天生好人如曹公者出司閫外之柄以活百姓而已

人有胸中未淨雖讀書而不能陶汰者與人相對不覺口吻便俗鄭康成在袁紹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門閥應有慚色

願為弟子而自炫其官此等語不可以入尋常人耳而
況鄭康成乎為康成所笑固其自取乃余以為應當比
際自愧失言須匿身無地而但有慚色則史稱其少便
好學博覽多聞皆於性情之曠雅弘沉全無裨益風俗
通一書為之減價矣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
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

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遠與和親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矣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歿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岳

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
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
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焉
記人之善而過其實有反足以增後世之疑者如中興
書載鄧攸棄子全侄事攸棄兒於草中兒啼鳴追之至
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夫兒既能追及矣即萬
萬不能兩全任其去止可也必欲繫而死之父子亦天
性也何忍至此此亦必無之事蓋譽之太過而反沒其

真耳余於方正學先生郭巨埋兒論後妄意續貂意亦主此未審果與天理人情之際不相剌謬否

班昭班彪之女曹世叔之妻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融令妻子習焉昭妹婿曹豐生亦有才思為書難之詞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註哀詞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班氏一門父子兄弟文武皆備可謂奇矣而閨中之學又復如是且其文章宏雅整贍又非雕虫篆刻可比末流聲悅濫觴之後咏絮頌椒侈而變為吟壇酒社於古人規誡之義絕無聞焉彤管雖輝淫哇可懼使論者遂有無才是德之嘆古今人不相及乃至於此

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況處家庭骨肉之際乎今之子
弟不能陶鎔切劘至以不堪之詞貌加於父兄而不覺
此在市儈農牧者流或未足怪名爲開卷把筆之人亦
復如是平日讀書何用耶或曰此等習氣正坐不讀書
故耳若果能則愉色婉容當自有異豈有終日與聖賢
相對而久其嘉言懿行尚有粗厲之氣不能自制者哉
會稽王道子有疾沉醉世子元顯諷朝廷以己代之道
子醒而後知之怒無如之何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

為西錄西府車馬填溢東第門可羅雀

王安石與人議事未決其子雱輒披髮跣足而出放言無忌蔡攸與父京爭權至為診脈以示意未幾罷其官嚴世蕃專恣一時以事請決於其父嵩者嵩必曰可問東樓東樓世蕃號也此數人者以視王溥為相陳堯佐兄弟皆貴時父與客坐而已猶侍立其賢不肖相去何啻霄壤哉或曰此其咎固在子也然亦曷有罪焉余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尊而謙故益光耳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此坂公三國名臣贊陳明卿以為最確

不如歸去行不得也哥哥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四句皆鳥音也譯前二句令人戒貪而趨榮冒險之念息譯後二句令人知足而安分守己之情殷詞雖簡而味無窮似天假此音以喚醒世人而助教戒之言所不逮謂

之一部禽經可也彼柳下黃鸝可以為俗人針砭詩腸
鼓吹者豈能及此

明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匕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焉洎臨
朝則一一行之夫以帝王之尊其勤若此至為士庶者
惕厲憂勤而寸陰是惜又當何若顧往往玩日愒月大
聖至愚之所由分豈不以人哉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

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
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説
理之文宗經傳孝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記
事之文宗春秋

明鄒文莊公守益久從王陽明先生遊又與羅文恭洪
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嘗語學者曰目分黑白口辨甘
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苦誣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卷三

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其持論如此亦切實易曉一時推重其學不虛也然性本相近習乃相遠生知以下不得不從學知困知以復其初若但言良知而置工夫於不問則未免為人所訾議耳

昔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布母嘗盛冬思生魚延求而不獲扣氷而哭忽有一魚躍出氷上取以進

毋史臣曰王延和氷而召鱗扇枕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何倫輩云云和氷事人但知為王祥而不知王延亦有之

九經徐公為句容令多惠政積九歲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强留之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挩衣而泣曰公毋去我既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涙曰無以訓爾曹惟勤與儉及忍耳勤則不廢儉則不侈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

三原王端毅公老而好學在留都公出有狂生遮道呼萬歲公歸以語客客曰宋張忠定公在蜀軍士忽聚馬首大呼萬歲張公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閣謝賓客弗通精思數策次日以語客客不答公更問乃曰張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也李杲堂曰觀於張忠定公可以知應變之才觀於王端毅公可以知讀史之法

三山林西仲云文公家禮初喪用人代哭三日不絕聲
夫哭本於哀豈可以他人代吾不知代者安有此副急
淚也禮流於偽乃施之父子之間耶王陽明居喪常有
客至不哭客去或哭者甚得哀禮真良知之學也吾鄉
居喪之俗客至則男子哭於外婦人哭於内客去則止
至於僧道誦經判斛鐃鼓喧囂之時忽然大聲曰哭則
男婦皆嗷然而哭忽然大聲曰不要哭則男婦皆寂然
而止尤為可笑晉人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余又以此

明有超越前事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政本有規無母后專政之失三也兵權有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

程明道云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嚴平子云二說皆妙主人在內外客不入故謂實外客不入主人自在故謂虛

楊龜山天資懿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惡之態自不形也惟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岸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

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寵用耶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太宗決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但依山為墳器

用瓦可也更欲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獵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人以書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其賢德節節如此又非宋高曹向

孟諸皇后之所能及

唐德宗有二事超出古今處其一葬代宗時將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帝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帝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其二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禮舅姑

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自太宗
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嫁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德
宗始定其制又非他代所能及
後世史臣有不愧董狐齊太史者唐著作郎吳兢撰則
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
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
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改數字
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其

正直不撓如此

四友齋叢説云朱象玄司成説有一順門上内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入朝我們多要打個躬蓋言羅峯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王元美之贊羅峯云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伸其志於朝而黙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由是觀之羅峯相業即此一端誰

奪得此官藤棍方見手段此人遽前奪去其一公亦不問也及其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但帶一藤棍回取視之驚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乃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項此棍跪長安街上少頃公至前呵止持一棍而來此人乃叩頭請死公聲色自若但命隸人取其棍不問而去此則眞度量耳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

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髙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疾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莫踰於此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多惑之至元尤甚唯明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叙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
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
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
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
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乎由
前之説是謂良士由後之説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
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呂文穆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羇旅於

怒曰使子齊武侯之肩猶不可議武侯況僅跂其踵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溫由是終身不敢方人

唐玄宗好鬼神嘗不豫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賦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賦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帝無以罪也

宋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

唐宣宗愛女萬壽公主適鄭顥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甲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常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雙橋隨筆卷三

性病於急而兒輩則又緩余老矣尚思自治少壯之人何可以勿藥故不禁為之饒舌耳

五祀門行户竈中霤亦古人報功之意眉公羣碎錄以為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又名隗鄭玄則以竈神為老婦皆無此理又以為巳丑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比日祭之得福若然則竈神者可以口腹之奉使之掩惡以為善其欺上帝也甚矣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當時不善之人多有欲藉行媚以祈免者故明天道

以儆之耳又云竈神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摶頰又云五
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生萬倍此又好事者造
為此言以歆動奉神邀福之輩似非眉公語也
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禪字子郭夫
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
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巳丑日出夘時上天禺中下行署
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長兄
等語荒唐尤甚

膀以下凡四創皆鑿痕而膚盡黑詢之里人則一農夫耳無他罪惡也余于是愕然訝愀然悲而又為之太息也曰嗟乎當今之人有易死者十焉死于寇死于兵死于飢與凍憊與病死于旱與澇賦與役而茲又死于雷乎或曰夫夫也必有其隱慝者也不然則生前之不善受報于今日者也又不然則其命與數所犯而適罹其災者也余皆以為不然聞之賞罰之權人所司而禍福之理天為政天道福善而禍淫所以助人賞罰之所不

能及而雷霆者固天授之以斧鉞而示其威以警人世者也上天之倚任既甚重而下民之性命非可輕則其誅惡也應以魁行有期而不至于誤必無索瘢于菜傭有罪而故延其罰及以命與數殺人之事今之死者以為其罪未彰歟則非窮凶極惡之人可知也以為前世之逋歟則漏網於當日者何故且人又無再生之理也若夫數與命皆天也吾又未聞天之殺人不以罪而聽其死於命與數也昔人之志於除慝也曰豺狼當道安

尾持牒摅人門而朘其膏與血者胡不稍懲之而聽其昇眉怒目于道也余是以終不能無望于天也蓋不善之人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天威之所加雖挾權與術者不能遁殛其尤而與之類者無不懼但須一擊之力耳天心如厭亂乎此用重典時也請除亂臣賊子不赦外更為塗毒生靈之輩鑄刑書焉

明嘉靖間御史楊公爵給事周公怡工部員外劉公魁皆以言事下錦衣衛劉公年已五十有六矣當封囊時

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凡前人之著述如此類者甚多宜加考正不應草草看過

王守溪震澤長語云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

明顧東江丁艱回日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其一人姓張以染作為業學雖不逮諸公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

此妖從疑畏而生者也田蚡司馬景王姚萇沈約劉悟
趙普仇鸞之事亦然然數人所為應致九原茹恨使之
為祟之理又不可謂之盡無尚令奸邪險譎之人不知
畏人而畏鬼
眉公先生書孫樵書何易于事曰古来如何君賢令者
不少矣無樵等記述幾與草木同腐即如白樂天秦中
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
仁義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

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
惟有邑人知每一讀之為憮然歎者良久蓋從古及今
何易于麵令常有而孫樵白樂天不常有易于得樵而
書其事麵令得樂天而咏以詩復得眉公為之表出兩
人軼事遂堪不朽雖為善者無意于人知以視夫撫字
心勞之吏僅載口碑而無所聞於後世者可不謂之厚
幸乎哉

先賢講學之舉所以尊經衛道繼往開來其有裨于人

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説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矣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説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説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黯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即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為昏誰非人為所致豈不

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于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乃余以為不但此也蓋六經語孟者又萬事萬理之折衷也大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細之而持躬行已待人接物安常處變議禮考文閑邪反正移風易俗之類合于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于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是變化而推行

萬人亦見者視彼好談空說妙者眞同囈語耳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雙橋隨筆卷四